

對思想前沿的溫暖支持：

文化研究學會執行國科會「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心得報告

朱偉誠、王智明、陳惠敏*

在台灣，多半學會的功能其實頗類似職業公會，為某一界定清楚、且由在大學普遍設立之學系或研究所的學科從業同仁共同集結組織而成，所以其在建制方面的支持是很穩定且不成問題的。但文化研究學會則不然，雖然有少數幾個學術單位明白標舉文化研究為專業（如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但基本上，「文化研究」在台灣學界，是作為一個「跨」領域與學科「間」的位置而存在的，儘管因此而充滿知識活力，其建制化的支撐卻也最不明確。也就是說，學會本身的固定資源有限，以致辦理活動的經費來源常不確定。因此，國科會對全國學術團體的補助，尤其著重於文化研究學會歷來著力頗深的學術推廣層面，對於學會近幾年來相關活動的推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挹注來源。

由於文化研究本身是一種非常強調與社會連接的研究取向與知識提問模式，所以學會從一開始設立以來，就十分在意與學院外社會的互動，而這主要以下列三種方式進行：（一）對外開放完全免費的「文化批判論壇」活動、（二）網路電子版的《文化研究月報》、以及（三）《文化研究》學刊的發行。其中除了第二項的成本較易為學會所吸收外，第一、三項都需要相當經費的支撐才有辦法持續運作，也因此最直接受益於國科會的計畫補助，以下將分別就這兩項說明相關活動的辦理心得。

* 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文化研究學會前任理事長；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文化研究學會前任秘書長；陳惠敏，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文化研究》學刊執行編輯。

一、文化批判論壇

文化研究學會自 1999 年成立之後，「文化批判論壇」（以下簡稱「論壇」）即是學會重要的經常性活動之一。2001 年 2 月 24 日於台北紫藤廬展開的「『呂秀蓮』抓狂：文化批判的方法論」，是學會舉辦的第一場論壇。論壇在學會成立初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肩負學會回應當前文化與社會狀況，以及結合理論與運動、開展新學術議題的雙重願景。它必須既是學術的討論，也是介入的實踐，更期待在跨領域的對話中，深化理論建構、擴大文化關注以及踐行社會批判。因此，學會成立後便非常努力經營論壇。議題從「呂秀蓮」現象、電視改革、文化研究學程規劃、大和解與省籍議題、日本國族主義、移民上海夢、藝術、「九一一」事件，到選舉文化、外勞問題、流行音樂、台灣電影與八卦新聞等等不一而足，每次論壇都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學生、民眾與各階層研究人員的參與，也成功地深化了這些社會文化議題的思辨與反省。每次的討論也都在會後製作成文字稿在網路上的《文化研究月報》發表，以擴大討論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說，論壇議題的多樣性與時事性是文化研究學會有別於其他學會的一項重要特色，也突顯了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術承擔。

在 2007 年獲得國科會此項計畫補助之前（之後 2008 年的補助項目僅限於學刊），學會已經舉辦了 44 場論壇，雖盡量樽節開支，但學會所花費的資源仍不可謂不大，最重要的收穫是大家的熱烈參與。自 2007 年以來，陸續規劃了「正義真無敵、轉型不正義」（2007 年 3 月 10 日）、「冷戰、東亞、電視」（2007 年 3 月 30 日）、「與緬甸連線：面對暴政的軀體與心靈」（2007 年 10 月 12 日）、「《練習曲》 vs. 《美滿人生》：台灣與新加坡當前電影的社會實踐」（2007 年 10 月 21 日）、「奧運、棒球、台灣：北京奧運與運動民族主義」（2008 年 6 月 14 日），以及「《海角七號》的異議 / 意義：主體性的反思」（2008 年 11 月 22 日）等論壇。可以說，幾乎每場論壇的與談人都能針對議題提出精闢獨到的見解，解釋與分析台灣當下的文化狀況，並推進文化研究這個學術領域與提出批判方案。更重要的是，論壇的批判性格不僅僅在於挑戰我們既成的思維，更在於驅使我們反省思維與視界的框架，要求我們去注視與重視那些向來被排除於媒體版面的世界、歷史與文化現象。

當然，舉辦論壇的過程並非總是一帆風順。一個論壇是否能成形，除議題的設定外，是否認識以及能夠安排合適的與談人，更是論壇成功與否的關

鍵。這不單單是人脈廣窄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能力想像議題廣度與厚度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找誰來談」有時候比「談什麼」更為困難。不過，這也正是策劃論壇最有趣和最具意義的地方。因為除了尋找議題、架構議題之外，與不同學科背景、甚至是專業領域不同的人交談，方能反省自己問題意識的歷史與文化特殊性、修正與拓展自己慣常的操作方式，以吸收與理解不同的思路與關懷。因此，我們也認為，舉辦論壇從來不只是介入學術生產與回應社會狀況的一個媒介與方式而已，它的意義與效力也絕不該只存在於討論的三個小時裡。這正是學會不厭其煩、堅持將論壇內容整理成文字稿刊登在網路上的原因。我們熱切期待論壇能夠不期然的在另一時地發生效果，引發更深更遠的討論，進而形成一種公民討論的文化形式以及社會改造的批判力量。我們希望論壇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紀錄，也會是不同未來的起點。

二、《文化研究》學刊

《文化研究》(英文刊名：*Routledge: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在 2002 年由文化研究學會理監事會議通過由朱元鴻教授擔任主編後，開始進行籌備作業，且陸續邀約來自不同學術領域（歷史、STS、外文、社會、傳播、哲學思想、文化地理等）優秀且具有創新成就之學者共同組成首任編委會，並開始接觸、洽談合作的出版社等。歷經三年的籌備期，於 2005 年九月正式創刊，目前已發行七期（及增刊一號）。在 2007 年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之前，所有成員及外審委員均以熱情贊助的方式支援學刊的運作，行政運作經費（如郵資、輸出影印、編委會開會支出等）則由主編的個人計畫隨機編入及支出。

經費支援的匱乏固然使得編委會在運作時略顯困窘，但學界同仁的支持與義助，則使得《文化研究》跨領域發聲的理念得以獲得支持。依照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於學術刊物的補助門檻限制，學術刊物必須先跨過 TSSCI 或 THCI 等標準，才能有基礎的申請資格。這對於新創刊物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也可能嚇阻了各種具有新興研究能量和興趣的新刊物的出現，使得新連結的學術創發難以誕生。在 2006 年年中，首度得知國科會「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活動」的補助辦法中，提供了學刊可獨立出來作為申請的項目，在申請資格上，也未有過度設限，對於新興刊物來說毋寧是很大的鼓勵。《文化研究》於是在 2006 年首度提出申請，幸運地獲得 2007 年度提供給《文化

研究》的補助，在 2008、2009 年度也持續獲得補助，相當程度減輕了學刊的經費負擔。

《文化研究》是華語世界第一份文化研究的正式學術刊物，也是文化研究在活躍的連結與討論之外，企圖持續且穩健地進行知識積累的一個重要領域與方式，目前為半年刊。本刊具有學術領先地位，歷年來吸引了來自於傳播、比較文學、文化與社會研究、歷史研究、政治理論、社會運動、電影研究、台灣文學研究、現代性研究、性 / 別研究、當代思想等各領域學者投稿。我們也收到來自華語世界各地（台灣、新加坡、中國、香港、澳門、韓國等）的稿件，這都說明了《文化研究》所可能提供也刻意維持的跨領域特色，對於在各領域內的批判學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我們以嚴肅、認真而不自限的態度在經營這份難得的刊物，使得《文化研究》不僅凝聚了文化研究活力在學術領域上的具體集結，也促進了台灣的學術與知識能力，在知識積累和批判連結的基礎上，成為華文世界的重要領先力量。

自創刊以來，學刊及編委會成員們始終希望提供投稿人最有建設性且友善的同儕審查及支持，不以領域界線來自限也是最重要的考量。所以，我們在一般的研究論文審查過程中，極力為作者尋覓最合適且能提供建言的評審對象，希望作者在投稿過程中能感受到尊重並得到切實、精彩的修改意見，以為未來研究與寫作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即便投稿作品未能達刊出的標準，仍舊期待作者能夠享受整個投稿過程並有所收穫。而在評審過程中，若作者與外審意見之間有著知識上的歧見，我們歡迎、鼓勵也主動促成「批評與回應」的出現。期待透過投稿者與受邀的批評者之間的「批評與回應」（可能是針對在審查過程中很尖銳而切中的評審者意見），促使文章的重要性和可貴之處更加彰顯。也期待文章發表不是終點，而是延續知識積累的開端。

同時，本刊也一直極為注意，也很自持地希望能夠在知識場域的自我要求之下，開創、歡迎任何的可能性。所以編委會自籌組以來，於構想定位《文化研究》時，始終傾向以較積極主動的方式，開創新局，企圖開闢新的對話形式與空間。也因此，與一般學刊相較，在《文化研究》裡會看到更多的編委會的企圖與想像，包括專題訪談、批評與回應、思想翻譯、思想論壇、報導等，都在華文學刊裡創下了不少新的嘗試與記錄。

目前我們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有三點：

1. **經費上的困窘**：目前整體社會經濟環境及景氣欠佳，我們所合作的出版社

也面臨極大的壓力，因此，這兩年國科會補助印刷費成爲我們得以繼續出刊的重要支持。只是，補助經費幾乎全數用在兩期的印刷費及寄發出版物給國內外編輯顧問、評審等的郵資上，人力支援部分仍舊幾乎全以義務贊助的方式進行。以長期而言，若目前的工作同仁離開之後，將較難尋覓可義務贊助的編輯工作同仁。

2. **國內學界投稿論文偏低：**目前本刊收到的稿件，在數量上逐年增加，但來自台灣學者的稿件並未有明顯進步，反而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稿件頗豐。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的學術規範及建制化程度，學者自我規訓的發展狀況尚在發展階段，因此絕大多數的稿件將重點放在個人見解或文化評論上，較不具知識上積累與對話的內涵。本刊認爲，原因可能在於台灣學界目前量化的升等壓力：本刊之前尚未出滿六期，無法申請任何計點的資料庫收錄，而大大降低了學者的投稿意願（但在 2009 年 3 月已向 TSSCI 資料庫提出收錄申請）。願意投稿本刊的一些學者也表示，必須等本刊收錄於資料庫後，才會投稿。相信這是所有新興刊物面臨的共同困境。
3. **邀請評審時的困難：**同樣也是受限於學術場域規則及知識社群階層勞動化日益加劇的影響，審查人經常指工作繁忙而無法答應評審或在評審時經常拒絕再審，或有應允審查的評審人拖延審查意見的情況，這是目前在執行上較大卻也較制度面的問題。

三、建議

在申請辦法上：希望能夠採取中長程的規劃，諸如鼓勵可以提出三年或五年計畫，學會可每年提出工作成果報告，但又可以比較安定地維繫並進一步拓展未來的學術推廣工作。或者至少可以採取累積性的模式，不必每年提出重複的申請內容，而是在前期的申請案上繼續提出新年度的計畫與前一年度的成果。此建議主要著眼於學會辦理的學術推廣活動（尤其是學刊部分）是有具體成果、有累積性的思想活動，也因此，或許採取不同於單次活動（如學術會議）的申請方式，會更符合實際狀況。

給申請人：在申請計畫時，對於學術推廣活動目標的理解、定位與理想愈清晰，在提出申請案時就愈能清楚表達自己的優勢與長處。此外，也建議申請人可擬出詳細的預算規劃、經費缺口及運作困難之處，可使得申請案內所列出的各種項目之輕重緩急更爲明顯。